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回 皇甫敬麟鳳雙生

詩曰： 孿生麟鳳瑞氣祥，積善之家後必昌。緯武經文忠孝備，幽閒清靜慶椒房。

嗯！尹良貞聽者：俺送子娘娘是也。特奉玉皇敕旨之命，相送星官並玉女與汝為兒女，好生看視，保爾一生的富貴。言完閃路不消停，露出居中兩個人。一個是，金盞繡甲風流客。一個是，翠袖花冠美貌君。落下庭前齊抱住，催生後面叫良貞。休懼怕，莫心驚，玉女相同東門星。送與汝家為子女，一生富貴不非輕。夫人驚駭南柯夢，香汗浸衣腹內痛。話說尹氏夫人夢中驚醒，只覺腹內酸疼不了。看了看都督爺正欲寬衣就寢，慌忙坐起身來道：老爺，且慢寬衣，妾身想是要臨盆。

遂將始末細言知，都督欣然叫莫遲。玉女星官同下降，必然腹內是雙兒。就叫丫鬟和僕婦，好生伏侍莫挨遲。霎時喚到收生婦，及早吞參豈可遲。房內夫人方坐草，忽然間，異香滿室動煙絲。

話說尹氏夫人方才坐草，忽然異香滿室，內外人喧報月華。皇甫敬又驚又喜，慌忙步出庭來一看，但見那：

碧落高空徹底清，彩雲千片映光明。香風飄渺人心爽，桂影披離夜景新。五色明霞籠皓月，千條飄靄卷疏星。遠聞仙樂盈盈起，近看祥雲處處生。都督一觀心大悅，今朝吉兆果非輕。異香滿室方臨草，產下孩兒必貴人。心內暗思先喜悅，正衣冠，當天點燭謝神明。深深四叩抬身起，只聽香房笑語聲。僕婦穩婆呼報喜，夫人產下一千金。老爺聽說心煩惱，呆立神前不動身。長歎一聲吾命薄，今朝偏產女釵裙。心慘慘，意沉沉，又見丫鬟報喜音。

啟老爺：穩婆說夫人陣痛不止，定然是懷雙生。少刻必生一位公子，先與老爺報喜。

都督聞言喜非常，果然吉祥應黃梁。亥時生下裙釵女，少刻還當產一郎。忙點燭，急焚香，拜謝神明賜吉祥。未到房中觀愛女，子時又產一兒郎。錦衣羅帶俱收拾，賞過收生進內房。開繡帳，近牙床，低問夫人身可康。今日雙生男共女，祖宗香火可寬腸。星官玉女同胞產，皇甫門上靠上蒼。尹氏夫人心喜悅，就哺乳母抱兒郎。雙雙送到夫君手，都督欣然看細詳。但見他，一雙孩兒貌端嚴，錦被遮身寶帶拴。面似桃花初帶雨，眉如柳葉乍含煙。雙垂兩耳天然美，一點朱唇分外鮮。目若橫波真不俗，鼻若懸膽果非凡。繡衣斜掩遮香頰，翠袖輕籠露玉拳。兩個嬌娃相彷彿，粉妝玉琢一般妍。老爺看罷男和女，恰猶如，兩粒明珠掌上懸。囑咐奶娘加仔細，叮嚀產婦保平安。諸方拜謝神明德，施捨千金聖聖顏。車馬填門來慶賀，三朝滿月廣開筵。又僱乳母同撫抱，只因因為，不知雙產女和男。官衙吉慶諸般足，帥府榮華百樣全。週歲這時齊長大，一年方去一年連。才交五歲多聰俊，上學從師誦聖賢。

卻說這一男一女，天生的伶俐聰明。只為生時有兆，女名長華為姊，子名少華為弟。真個是，

虎女麟兒在將門。都督夫妻心歡悅，今朝了卻百年心。眼前子女如雙璧，可托香煙大事情。一日朝廷傳下旨，立著都督出京城。加封提督都元帥，總督雲南一省城。只為遠方來攪亂，江山初定用能人。綸音一降難留緩，總督趨朝謝了恩。擇日起身攜寶眷，迢迢萬里作長行。逢州過縣官迎接，凜凜封疆總督臣。繡旗到處人心悅，金鉞臨時帝命尊。一到雲南傳曉示，大排戰事坐官廳。諸官參謁休提表，過了三天拜客行。處事公明分曲直，為官清正有才能。稽查私弊如明見，參罰臧官治萬民。真是吏從冰上立，果然人向鏡中行。一雙兒女堪堪長，十二之年件件能。手揮珠玉隨心發，口吐龍蛇任意生。學富五車真不假，才高八斗果非輕。奉親有禮能全孝，待下無驕可立名。姊弟同心思學武，退堂時，便求嚴父教兵文。老爺深喜兒和女，用意相教二俊英。小姐學刀勢猛勇，郎君習戟弄精神。夫人愛惜常相勸，虎女麟兒不肯聽。一到青春十五歲，天生的，英奇瀟灑令人敬。這小姐，芳年十五容顏美，龍鳳之姿不等閒。眉似遠山青淺淺，眼如秋水冷涓涓。行時恐害蠅蟻命，坐處惟觀忠孝言。蘭襟蕙質超塵俗，足智多謀果不凡。總督若逢難辦事，便教長華決疑難。從其件件行將去，四野人聲動地歡。不但文才堪絕世，更兼武藝可推先。一騎戰馬衝千陣，兩柄鋼刀敵萬員。靜處拈針蘭閣下，閒時跑馬草坡前。將門此女人難比，果有乘鸞跨鳳緣。那公子，怎生的模樣？生時正值月光華，一母同胞產二娃。兩道秀眉分柳葉，雙痕粉頰映桃花。胸懷壯志承親訓，腹有奇才報國家。坐下徵駒如虎豹，手中戰戟似龍蛇。將門之子真非俗，第一英雄是少華。如此一男和一女，何愁不得古今誇。夫妻愛惜如珍寶，百般依隨相順他。撇下能臣皇甫敬，書中另表一人家。

話說雲南府昆明縣內，有一位丁憂未滿的尚書。姓孟，雙名士元，字稱蘭谷，年方三十九歲。娶妻韓氏素心，所生一男一女。公子嘉齡，年方一十九歲。娶妻章氏飛鳳，身出將門，卻有一身武藝。自己少年高拔，早點了翰院詞林。現在告假回鄉祭祖，俟半年欽限滿時，方始入都供職。小夫妻已生了一個兩歲的孩子，名喚魁郎。這也不須細表。卻說這位小姐。夫人懷孕之時，夢見一位仙女入帳，自稱執拂神姬來與爾家為女。醒後就知腹中是個女兒。將及臨盆，僱了一個乳母來家，以候撫抱。這個乳娘姓竇，他的丈夫蘇小溪卻是一名飽學的秀才。這竇氏有孕之時，曾夢兩個青衣相送一女人房。向她道：難得爾夫小溪，嘗映雪而讀書，不忘儒業。奈他命中不該爵祿，今特送一女兒與爾，以享半世富貴。言訖撇下女子而去。不期生下來，果是個美貌佳人。吃虧了未滿月，父親一病而亡了。

竇氏因悲夫早亡，半生辛苦坐寒窗。女名映雪為名字，以見窮儒志可傷。不意生兒方滿月，蘇門叔父逞剛強。道她無子難長守，相逼重婚到他方。竇氏自思儒士婦，片心不肯負夫郎。托謀相覓存身處，願與人家作奶娘。適值孟家尋乳母，夫人看中甚相當。因憐是個書生婦，另眼相看這奶娘。許彼娘兒同一處，不叫輕舍小紅妝。家中都叫蘇娘子，以便臨盆在內房。未幾夫人生小姐，紅光照室有蘭香。就叫竇氏相撫抱，照看千金甚善良。這小姐，芳諱稱為孟麗君，紅光照室始臨盆。生成玉骨冰肌態，長就蘭襟蕙質心。七歲吟詩如錦繡，九年開筆作詩文。篇篇珠玉高兄長，字字琳瑯似父親。對答如流心穎悟，語言清正性聰明。朝雲夜月添詞興，玉版霜毫解淑情。繡戶深沉人莫識，春閨明媚跡堪尋。青年十五藏閨閣，未有冰人係赤繩。再及佳人蘇映雪，雖多月分卻同庚。明眸皓齒容非俗，玉貌珠唇品出群。常伴綠窗同刺繡，恒隨芳徑共閒吟。相親相愛居香閣，同意同心在內庭。孟府千金今表過，劉家之事再言明。

話說朝廷還有一位元戎侯爵，姓劉名捷，表字捷才。娶妻顧氏，廣置幾房姬妾，所生二男二女。長子奎光，現任雁門關總鎮。次子奎璧，尚未出仕，年方一十六歲，一身武藝熟嫻。都是正夫人所出。長女燕珠，現嫁王孫帖木兒為妃。次女燕玉年方十五歲，未許婚姻。燕珠也出於顧氏夫人，燕玉是亡過的姨娘吳氏所出。這如今，劉公帶著幾房美妾在京居住。顧氏夫人與次子奎璧、幼女燕玉，卻在雲南閒居。

顧氏夫人共次男，在家安住果然閒。這家公司豪華性，打獵拋球任意玩。武藝高強欺俊傑，儀容美麗負英賢。良緣要配才容女，不肯輕輕結鳳鸞。知得尚書兵部府，閨中有女美容顏。文章滿案皆新筆，詩句盈窗有舊箋。落雁沉魚真絕世，羞花閉月果非凡。奇男理合婚奇女，愛慕芳名心若煎。密告母親求說合，今生必要此良緣。夫人愛子皆依允，急欲央媒孟宅言。燕玉雖為侯爵女，幼年失母少人憐。全虧乳母江三嫂，早晚相依問暖寒。同住繡房如母女，夫人不管這紅顏。芳容秀麗原非俗，情性溫柔也不凡。詩句也還知一二，女工偏是在人先。每傷薄命勞心苦，常惜青春血淚漣。寂寞孤幃留片影，淒涼晚院望看山。但祈不負平生志，得適風流一少年。不表佳人劉燕玉，且談顧氏欲成全。相煩胞弟名宏業，去見尚書孟士元。要懇香閨賢小姐，兩相情願結良緣。同鄉之分休見棄，況復皆在美少年。如若大人見允，即時行聘不遲延。顧君授職鴻臚寺，告病歸家已數年。受托而行來孟府，要求小姐結良緣。不談侯府煩燥灼，要表亭山總督言。本與孟公為好友，時常帥府會華筵。因聞有女才容備，要與孩兒結美緣。寫札相煩秦布政，尚書府內致良言。要求閨秀偕連理，萬望垂青結夙緣。秦公奉命忙登轎，擺道前來孟府前。總督大人傳下

命，如何還敢再遲延。魚軒(轎)直抵尚書府，兩下行人不敢前。喝道之聲臨切近，早望見，府前先歇一魚軒。

話說秦公轎到府前，只見已歇下一頂轎子，不識何人先到這裡。就命家人傳報說：有布政秦老爺求見。

家人飛入正廳門，來報尚書孟大人。卻值顧公先已到，正然讓坐未開聲。一聞報說藩台至，一同尚書共出迎。布政秦爺忙下轎，入廳見禮坐分賓。香茶一道方才過，孟司馬，座上合歡問一聲。方伯先生何見教，今朝枉駕到寒門。秦公未等儀堂語，先說求親一段情。大人呀！卑職今朝謁座前，為求小姐結良緣。督台特有親書下，相囑為媒致一言。久慕千金才共貌，雲南一府盡相傳。大人膝下賢公子，正在青春十五年。武藝精通真蓋世，文才博學自非凡。英雄儀表誰堪比，志願縱橫獨佔先。雖未今朝懸玉帶，定能後日步金鑾。大人宴會時常見，卑職之言非妄言。淑女才郎同匹配，冰清玉潤兩週全。如蒙青盼垂金諾，轉復佳音也有顏。布政言完重欠體，慙慙竭力說良緣。大人呀！少華不是尋常客，三付三思請自專。司馬孟公猶未答，顧爺大笑口開言：

啊呀奇哉！秦大人，我與你不約而同了。

今朝亦為作冰人，拜懇千金結好姻。不意大人先道達，今日豈敢再言雲。尚書見說微微笑，深謝藩台善玉成。小女麗君年十五，老夫原欲早聯姻。少華公子亦看見，自是英雄出將門。況與督台為好友，有何疑忌不聯姻。惟因兩地家鄉遠，日後於歸要遠行。我自雲南他湖廣，迢遙何只數千程。故而緩緩再商酌，亦有高攀一片心。既是光臨來說合，定當容日復佳音。孟公言畢藩台悅，作禮連稱謝大人。荷感一言留薄面，拜辭好復督台情。秦公猶恐重推托，立起身來就要行。顧儀堂，乘興而來言未發，不由煩惱面含嗔。尚書會意齊留住，坐下開言問一聲。不意做媒同此日，先生為說哪家親？儀堂見問忙開口，欠欠身子叫大人。荷蒙寬洪相恕罪，提親一事謹陳明。愚甥即是劉奎璧，今歲方交十六齡。嚴父為侯居帝省，慈親樂業在家庭。才容足備非虛語，志願豪華果實情。赤膽已思酬帝主，孝心先足奉慈親。年方二八青春日，未配門當戶對姻。久慕潭衙(亦作潭府。對別人府第的尊稱)閩范重，故來說合貴千金。寒門家姊頗相囑，務要聯成此段親。敢把甥兒誇玉潤，自將岳父喻冰清。大人如若垂青盼，奎璧劉郎即定婚。方伯先生同說合，天才斟酌怎生行。顧爺言明其中故，兵部尚書暗細論。啊呀！怎生區處？侯門聲勢豈尋常，督撫威嚴亦有方。兩位郎君都見過，少華自是更無雙。今日同日央媒灼，使我艱難怎主張。如若依從秦布政，怎生回絕顧儀堂。麗君愛女真閨秀，合稱當婚皇甫郎。難以直言向顧姓，況兼侯府有威光。今朝遇此疑難事，須將我，司馬高才展一場。

話說孟尚書沉吟良久，忽然計上心來。

含歡坐上就開言，弟有愚情告一番。小女而今年十五，儀容原覺不同凡。故而教習詩書禮，叨沐時人贊大賢。今感二公同作伐，難將私意作姻緣。況兼二位賢公子，都是文修武備全。今日聊如前代事，婚姻一事但憑天。小園曠闊堪跑馬，廣種垂楊映綠煙。將一領，御賜宮袍懸樹上；請他們，扳弓賭射看誰先。但能身掛宮袍者，就定風流百歲緣。未識二公言好否，這一來，免叫相責我心偏。尚書一語言未盡，布政儀堂滿面歡。

啊呀妙呀，老大人高見如神。

今朝同作執柯人，正慮良婚兩不成。深羨大人才智廣，卻叫一語決分明。恭求約定何時會，好去通知候命臨。司馬孟公含笑，准於初四試郎君。今值季春初二日，一天過後候光臨。二公立起稱尊命，拜別尚書下大廳。蘭谷慙慙相送出，一齊登轎去如雲。孟公回入中堂內，細告夫人韓素心。司馬衙中忙整備，臨期好待射袍人。不談孟府勿忙事，且表秦公轉致情。大轎人抬來得快，竟進皇甫大衙門。就從東角門中進，望見前邊總督迎。一人公堂行大禮，庭參不敢就抬身。督台垂手相扶挽，秦布政，三拱完時始起身。總督大人歸正位，秦爺側立侍香茗。欠身款款開言道，卑職前來復大人。奉讀手書知上意，適才已去說姻親。亭山大悅忙回問，蘭谷先生可允婚？布政恭身言一遍，皇甫敬，心中大悅面含春。既然已定臨期約，多謝藩台走這巡。賭射宮袍真美事，少華未必可同行。秦爺出位稱言道，公子英雄豈讓人。哪怕劉家多武藝，奪宮袍，管叫婚配孟千金。秦公言畢抬身起，拜別封疆一大臣。正正衣冠三打拱，送臨暖閣後邊行。布政秦公重作禮，候其總督入圍屏。復行三拱方才出，上轎回衙且莫雲。再表老爺皇甫敬，退堂竟進內廳門。夫人起接回歸坐，總督言明說合情。適值少華從外人，聞言低首暗沉吟。老爺座上開言問，兒可明朝走一巡。大丈夫，身主九州和四海，全憑才學可傳名。奪袍一事非難事，何況孩兒在將門。第一枝，要射掛袍枝上葉；第二枝，須當穩射中錢心；第三枝，如其射斷紅繩索，取下袍來掛在身。三箭之中須仔細，切休出丑敗名聲。如其輸與劉奎璧，笑倒英雄天下人。皇甫少華聞此語，躬身含笑叫嚴親。既然已請劉奎璧，何用孩兒再共爭。我合他，本是通家兄與弟，豈堪反目為婚姻。如其一個能全勝，彼此羞慚兩不寧。伏乞大人詳此禮，孩兒不肯為微名。縱然就到尚書府，只好低頭讓別人。公子言完才欲退，旁邊怒惱尹良貞。無知的幼子，顧甚麼通家！父為總督鎮雲南，凜凜封疆柱石員。生汝一雙男共女，誰人不贊是英賢。今朝為奪宮袍事，怎讓劉家占了先。真可笑，實堪憐，枉作堂堂一少年。尹氏夫人心不悅，長華小姐吐芳言。梨花粉面微含笑，柳葉蛾眉半帶歡。款吐鶯聲嬌滴滴，輕開櫻口繹鮮鮮。賢弟呀，初四之期不可忘，奪袍須向孟家行。知道的，方誇有義全朋友；不知道的，定笑無才伯上場。父在雲南為總督，人前不可失威光。臨期若到尚書府，先遜劉家射綠楊。他若竟能三箭中，我無賭射也無妨。如其奎璧不全勝，賢弟施威獨擅場。先遜他時無所怨，各人武藝各人揚。長華小姐言方畢，總督歎稱此語良。公子見言稱領命，良謀措教弟應當。於時只候臨期去，賭射宮袍走一場。且說顧君離孟府，述知族姊共劉郎。侯門公子心高傲，準備臨期射綠楊。跑馬拉弓先演習，要歸孟府做東床。不言奎璧劉家子，且表英才皇甫郎。

話說皇甫少華，一到臨期初四日，全身披掛。戴一頂風翅紫金冠，披一件綠羅雲錦服。帶領四名家將，竟向孟府而來。

揚鞭催動馬蹄旋，金翅雲袍美少年。四個家丁隨左右，手持羽箭共冰弦。鑾鈴響處滔滔去，遙望劉郎早在前。公子一觀忙舉手，劉兄何往怎忙旋？前邊驚動劉奎璧，回首觀瞧便轉鞍。彼此慙慙相見畢，並騎而走敘寒暄。劉家公子忙歡問，少刻扳弓誰在先。大抵姻緣前世定，失袍人，不須惆悵與羞慚。看來今日吾難中，准擬君家必萬全。皇甫少華稱不敢，自然當遜長兄前。況吾武藝非人上，一定君家獨佔先。奎璧聞聽心暗喜，願皇天，威靈相助得姻緣。助吾百步穿楊法，管取宮袍披在肩。但不知，孟宅千金何等女，可能相稱我心田。倘蒙月老垂憐念，恰把嫦娥配少年。奎璧暗思心內悅，玉鞭揮動馬蹄旋。一雙豪傑齊齊至，且表尚書事一番。

話說孟尚書，這日早命廚司擺宴，著人收拾花園，就在雙鶴亭中款待。把這一件御賜的蜀錦大紅宮袍，掛在一株頂大的垂楊樹上，下邊又掛著個碗大的金錢，這是反手射的。整備停當，尚書父子正然用過早膳。飲茶畢，只見門公孟寧入報：啟老爺得知，劉蔭襲與皇甫公子到了。

回喚夫人快快行，速到春明樓上去。隔湘簾，暗中好看兩兒郎。韓素心，春風滿面連聲應，立起身來正正裳。吩咐丫鬟快去請，少夫人，可來樓上看端詳。丫鬟答應稱知道，手拔鞋根走得忙。跑進蒼松堂一座，喘吁吁，揭簾入內道端詳。

少奶奶，夫人相請，可去看射箭麼？

飛鳳聽言忙移步，妝台掠鬢正羅衣。就呼侍女看房戶，我到花園不許離。僕婦丫鬟心著急，爾言我語亂紛紛。今朝射箭真佳事，卻命看房不許觀。不若鎖門隨了去，也教我等展雙眉。眾人私語紛紛論，飛鳳回呼鎖上門。侍婢婆娘心內喜，相隨主母走如風。堪堪行近千金室，章氏掀簾把話提。姑娘嚇，外廂已到兩英雄，少刻花園就射袍。奴與姑娘同去看，瞧瞧兩位定低高。麗君小姐方閒坐，聽見相呼轉柳腰。含笑答言奴不往，請君自去莫相邀。飛鳳又呼蘇映姐，何妨你也去。佳人答應忙移步，低喚千金聽根苗。奶奶相招奴暫別，少停半刻返園寮。嬌娥低首無言語，映雪抬身正整衣，款步相隨飛鳳走。蘇娘子，一同出看樂滔滔。夫人已在高樓上，坐對花園向外瞧。當下一齊樓上坐，啟紗窗，低垂簾幕映花梢。乳娘映雪憑欄立，一眾丫鬟倚欄瞧。只等一聲相請進，大家爭看射宮袍。住談裡面夫人事，且表尚書接兩豪。

話說孟尚書接進兩家蔭襲，就大廳上見禮，略坐談一會。孟尚書先到園亭，然後嘉齡相陪入內。

翰苑相陪入後園，兩家蔭襲各當先。未曾步進花園內，早覺幽香到面前。奎璧少華抬首看，園林風景果非凡。悠悠小徑生芳

草，曲曲長欄砌玉磚。疊疊假山遮錦樹，層層古木靄蒼煙。絲絲柳樹隨風舞，片片桃花落水翻。淡淡橫波飄蕩帶，盈盈斜壁點苔斑。翩翩粉蝶穿花去，怯怯流鶯聒耳喧。隱隱幽軒搖竹影，沉沉靜院掛珠簾。霏霏春露含嬌蕊，剪剪春風漾碧瀾。好景無邊觀不盡，真個是，千紅萬紫豔陽天。兩家蔭襲齊相玩，贊賞名園淑景鮮。不表二人同入內，且談韓氏在樓觀。夫人坐在珠簾內，聽見聲音往下看。美貌佳人蘇映雪，倚欄杆，星眸婉轉細觀瞻。只見遠遠嘉齡進，後面相隨二少年。先看左邊劉氏子，果然儀表也非凡。但見他，凜凜威風十六春，全身披掛貌超群。魚鱗細甲迎紅日，蟒油長袍織錦雲。面白唇紅真俊傑，眉清目秀有丰神。端嚴品格非凡相，一面高談一面行。再看右邊人一位，果然又覺勝三分。只見他，紫鳳金冠翠翅搖，明珠映額吐光豪。黃金交抹龍初現，白玉雙拖漸搖。腰繫絲鑲長寶帶，身穿錦片綠羅袍。匣中暗隱青鋒劍，鞘下明懸雁尾刀。面映梨花含夜雨，眉分柳葉帶煙銷。秋水冷冷生眼媚，春風淡淡上窗嬌。朱唇一點胭脂染，玉耳雙垂白粉描。虎背龍腰奇相貌，珠庭廣額美丰標。行如瑤樹臨風媚，住若山峯捧日高。舉止安詳真俊傑，笑談慷慨果英豪。胸懷壯志安邊戍，腹隱奇才報聖朝。凜凜英賢堪絕世，堂堂俠氣可冲霄。能於他日懸金印，何況今朝奪錦袍。韓夫人，看罷少華賢蔭襲，萬重喜色上眉梢。啊呀，妙呀！好兩位將門公子！劉姓男兒亦可誇，姿容美麗同稱絕，舉止輕佻略覺差。右首少華皇甫客，果然一半勝於他。你看他，年方十五貌非常，繡甲宮袍俊俏郎。龍鳳之姿天上表，算來千古也無雙。但祈天意垂憐念，三箭連開中綠楊。若此英雄婚愛女，真稱一位美東床。夫人觀看心歡喜，飛鳳旁邊大贊揚。婆婆啊，兩家公子盡青年，還讓英雄督撫男。鳳表龍姿應拜相，珠庭廣額必登壇。今朝同把宮袍奪，一定穿楊不費難。皇甫少華如作婿，俺姑娘，鳳冠霞披必周全。夫人見說心中喜，滿面春風再細觀。不表夫人樓上事，露台前，看呆映雪女嬋娟。兩痕紅暈生香頰，一點春情上翠山(眼眉)。天呀，須憐才子與佳人，保佑英才皇甫門。天下風流惟此子，老爺何必請劉君。堂堂品格真堪敬，凜凜丰姿實可欽。如若袍劉府得，算來不是鳳凰群。願天暗助英豪力，莫誤多嬌孟麗君。我千金，沉魚落雁容非俗，閉月羞花貌出群。莫道丰姿堪絕世，猶覺情性亦清真。良緣若配風流客，正是天生一對人。歎息微身年十五，寒儒門第未聯姻。母親攜入尚書府，托賴夫人念善門。到今朝，遇此年少風流子，令人怎不感幽情。可惜千金猶未見，定然觀面亦生情。不知映雪蘇家女，日後終身似怎生。倘若妝台隨小姐，也叫不負我深心。蘇娘暗暗心中想，一眾丫鬟喜又驚。亂亂哄哄呼映姐，快些觀看莫留停。我家公子相陪進，兩個風流小俊英。乳母在旁忙擺手，輕輕進道莫高聲。胡言亂語休多說，知道姑爺是甚人。露台之上丫鬟叫，驚動園中兩俊英。錯聽上邊呼小姐，一齊偷眼看分明。但觀一座高樓上，身靠欄杆多少人。後有一家年少女，斜扶老婦態輕盈。青絲巧挽盤龍髻，翠鬢雙分薄似雲。斜插宮花添俏麗，早籠羅袖弄娉婷。香囊中掛銀紅襖，寶帶低拖元色裙。面帶微紅曾傅粉，腮含深暈似生情。翠眉淡淡如山遠，星眼盈盈若水清。小小珠環垂玉耳，纖纖春筍正羅襪。嬌身半隔垂楊樹，掩映嬌容百媚生。二位郎君觀看畢，劉奎璧，意蕩神迷亂了心。偷贊歎，暗沉吟，可是千金孟麗君？隱約方才呼小姐，莫非果是女千金？羞花閉月真堪愛，落雁沉魚實可驚。雖則傾城人尚有，並無見過此婢媵。娶妻必要此嬌娥。總然力量今朝盡，不奪宮袍不另圖。如此佳人難到手，後來怎樣掌兵符。不惟眾目相輕我，就使春光也笑吾。恨煞少華皇甫姓，一身武藝有雄圖。今朝既到尚書府，定逞威風不讓吾。奎璧若然難得勝，從今與彼兩情疏。一般立世稱英傑，全在花園作此圖。他若得袍顏面在，我如失箭姓名無。真個是，既生周瑜何生亮，使我彷徨主見疏。奎璧沉吟心暗慮，少華公子也狐疑。啊呀，奇哉！既為宦室貴千金，豈在高樓看外人。大料嬌娃非小姐，適才誤聽女鬟稱。堪奇此女芳容美，百樣嬌嬈動我心。但是如何樓上立，看來必定是千金。多應他是蘭閨伴，故敢憑欄看我們。若此佳人真堪愛，娶妻似彼亦如心。兩家公子同偷視，翰苑連稱請進亭。一到花園抬首看，孟公移步起身迎。英雄二位深深拱，讓人亭台坐定身。一道香茶人送到，廿四盤，乾鮮果品排均勻。尚書父子慇懃讓，點過重新飲細茗。只見園中亭下稟，一人上啟大人聞。

啟老爺得知：今有左右鄰家男婦，聞得尚書府射袍招婿，都要求老爺的恩典，放進園中看看，不知老爺意下何如？

司馬聞聽笑滿腮，說聲放入內園來。廂廳一座多寬大，令彼諸人在內排。不許喧嘩和吵鬧，好生觀看二英才。園丁答應如飛去，男婦紛紛走過來。抱女攜男含著笑，一齊都入內庭階。蘇娘見有鄰人進，退入珠簾不出來。尚書當下抬身看，就喚家丁把椅排。俱在庭前廊下坐，呼人備馬莫遲挨。家人答應忙備馬，司馬合歡把口開：兩家公子哪一位先射垂楊？好待老夫敬酒。少華公子欠身雲，先請劉兄上馬行。弟愧無才難妄僭，射袍當遜你為尊。劉郎此際虛推讓，道是賢兄請早行。司馬孟公稱勿遜，劉公子，提弓上馬莫遲停。此時奎璧稱遵命，深揖連雲恕罪名。一按繡鞍忙上馬，孟尚書，助威親送酒三巡。家丁捧上弓和箭，奎璧劉郎亂了心。尚書坐在庭前看，兩下英才共輸林。本宅家丁齊踴躍，鄰居男女亂紛紛。喧不住，叫連聲，快看劉郎莫暫停。奎璧鞍中抬首看，又悲又喜又擔驚。但見那，萬樹垂楊遮半天，千絲翠葉映濃煙。一株高樹衝空立，斜掛宮袍在上邊。映日半如飄錦幔，隨風渾似動雲帆。今朝既到花園內，怎可藏才不佔先。只見他，白龍馬上逞威風，看定垂楊不放鬆。急拔金批三尺箭，忙開鐵靶一張弓。喝聲快中冰弦響，直透垂楊幾十重。正中掛袍枝上響，一絲柳線兩絲崩。鄰居男女齊觀看，眾人歡呼震碧空。

啊呀，妙呀！好一個劉家公子，箭中垂楊了！

一齊喝叫震天關，喜壞尚書孟士元。立起身來呼好箭，小將軍，果然神法不同凡。翰林喝采真飛將，皇甫才郎出位言。啊呀，劉兄恭喜了！請再射金錢。畫樓之上見分明，大悅夫人韓素心。誇俊傑，贊奇英，只恐良緣屬此人。飛鳳在旁含笑道，方交一箭未為能。如能射斷紅繩索，才算他，侯府兒郎武藝精。韓氏夫人言稱是，且觀天意定婚姻。不談女眷樓中事，且表英才馬上人。看見稱揚心大悅，放雙弓，又拔雕翎箭一根。窺仔細，驗分明，背射中紅去似星。噹啷啷，箭中金錢穿過眼，喊聲搖動錦乾坤。尚書大悅連催促，快射紅繩莫暫停。到底是，侯府兒郎多武藝，何愁不做掛袍人。一般奴僕園中看，掛把姑爺隱隱稱。劉府家人齊踴躍，亂呼公子莫留停。孟大人，親身坐在庭前看，你快把，百步神威逞逞能。三箭若然射得中，掛宮袍，巍巍赫赫返家門。劉門奴僕齊聲叫，督府家人各帶嘆。暗罵劉門誇大口，難道說，我家公子不如此？算來未射三枝箭，看伊家，奪得成時奪不成。不表眾人多護主，且談奎璧小將軍。一觀射中金錢眼，滿面春風喜又驚。生興如，長精神，自覺昂然是俊英。忙在鞍轡連拱手，言稱得罪兩三聲。此時要射三枝箭，皇甫賢兄恕罪名。公子欠身稱不敢，無才當遜有才人。今朝雖到尚書府，我無非，叨領三懷喜酒吞。奎璧鞍中心大悅，開弓拔箭逞才能。金錢柳枝都能中，不把宮袍放在心。隨手開來隨手發，冰弦未滿箭先騰。好奇怪啊，一枝羽箭出弓梢，隨著風兒慢慢飄。未近垂楊先落地，卻原來，不能射中大紅袍。鄰居男婦齊聲喊，劉公子，今朝不得結鸞交。可惜弓弦開不滿，空教輸卻這宮袍。童男幼女哈哈笑，喚母呼爺叫得高。啊呀，射不著了！這個人兒武藝低，空披戰甲跨微騎。一枝箭桿隨風去，今日威光一旦虛。原要在家先演習，如何胡言逞威儀。此日難中三枝箭，笑煞堂堂身七尺。男女眾人齊阻擋，打兒罵女哭啼啼。夫人樓上分明見，歎息東床不是伊(彼，他)。飛鳳旁邊心暗笑，果然奴，一雙眼力不為虛。劉君難中三枝箭，定然英雄掛錦衣。不表高樓婆媳語，尚書父子更驚疑。孟公座上長吁氣，說道是，天定姻緣不可移。皇甫少華心暗駭，這劉兄，傲心反倒失威儀。當場不中紅繩索，男婦喧呼盡笑伊。此等羞慚何可忍，大丈夫，英雄名聲一朝虛。既然奎璧難成事，少不得，待我消停奪錦衣。公子暗思心輾轉，劉郎馬上似癡迷。一聞男婦齊齊笑，怒氣衝空攬戰衣。連叫兩聲吾好醜，險些暈倒白龍駒。紅雲兩片生雙頰，怒氣千重上二眉。嘿嘿無言心自想，今朝羞愧怎回去。啊呀，上天呀！我本侯門富貴郎，風流時節正剛強。拋球場上吾為首，走馬坡前我擅場。不合今朝來孟府，要憑武藝逞剛強。兩枝箭中應全勝，不料偏偏墜在場。難就婚姻猶自可，被人談笑怎生當。啊呀，我好恨呀！眾目爭觀奪錦袍，其間方始見英豪。當場不中三枝箭，侯府威名一旦消。如若少華同一樣，殘身還可立人曹。倘若奪了宮袍去，吾命如何保得牢？只道可稱雙俊傑，誰知惟有一英豪。怪不得，愚夫賤婦齊聲笑，原是我，少智無才藝不高。我欲今朝提劍劍，反叫人，笑吾慚愧赴陰曹。萬般留此殘身在，好把千秋大恨消。奎璧羞容成了怒，擲雕弓，飛身跳下錦鞍轡。上亭一拱辭兵部，含怒羞言道事苗。大人呀，不才原是一無能，辜負垂青劉姓門。天敗英雄真可恨，劉奎璧，羞慚一世不能伸。平生習武從家父，弓箭之事也算精。射雁穿楊常戲耍，誰知道，今朝出丑在園林。弓弦雖說沒開滿，也是狂風調弄人。所謂婚姻難勉強，暗中成敗有神明。台前就此相辭別，年幼無知負大人。奎璧言完忙告退，一腔憤怒不能平。尚書急喚劉公子，含笑慇懃啟口雲。此事不

乾賢蔭襲，算來成敗在天心。婚姻原有三生約，武藝之精君本能。這陣東風來得猛，雕羽發處不能停。事由前定誰敢笑，寬坐片時再轉門。翰苑在旁同拱手，回移交椅讓連聲。劉郎難卻諸人意，勉強消停坐定身。司馬回頭呼取酒，家丁立刻獻金杯。老爺親斟芙蓉露，滿面春風叫一聲：

皇甫郎君，請酒，老夫為小將軍助威。

少華公子起身來，立飲三杯把口開。荷感大人垂顧盼，春園賭射念微才。今朝只得呈粗藝，但恐荒疏事不諧。司馬笑言何出此，請君速射莫遲挨。少華公子深施禮，方喚家人牽馬來。這公子，手按金盔正戰袍，虎身一縱上鞍鞵。眉邊殺氣重重起，面上英風凜凜高。立馬居中抬首看，星眸看住綠楊條。雕弓一扯圓如月，箭去猶疑出海蛟。但見那，三尺雕翎出了弦，流星一點透人寒。分開紅杏林邊路，劈破青雲影外山。好似波濤搖鱗尾，猶疑風雨動龍鱗。一聲射中垂楊葉，兩下諸人動地歡。

啊呀好了，正中掛袍的枝上了！

鄰居男女助神威，合口歡呼震地雷。司馬亭前心大悅，翰林座上展雙眉。隨來家將齊歡喜，吐氣揚眉若有威。韓氏夫人心內悅，隔簾喝采小英才。旁邊喜壞章飛鳳，如此英才更有誰。力量神奇無不中，今朝一定掛袍歸。欄前驚動蘇家女，粉面含春笑暈堆。暗想才郎如此勇，何愁不得振門楣。願求天地神明佑，免使千金事有虧。不表佳人心內喜，且談皇甫小英魁。一觀射中垂楊葉，帶轉龍駒不久遲。背射朱紅呼快中，冰弦一響逞風威。又見他，風流體態坐雕鞍，反手開弓月影圓。百鳥驚飛雲外墜，乾花亂舞水邊翻。英風凜真非俗，壯志堂堂果不凡。只見雕翎離百步，噹啷啷，一聲響亮中金錢。鄰人喧鬧都休表，喜壞尚書孟士元。啊呀妙啊！天生如此小將軍，何慮江山不太平。背射金錢如正射，當年李廣遜三分。翰林踴躍連稱好，奎壁沉吟亂了心。可恨少年如此勇，當場故意弄精神。兩支箭中多容易，哪怕宮袍奪不成。但願上天留薄面，莫叫皇甫得全贏。不言奎壁劉公子，且說經天緯地人。一見中錢心大悅，萬重喜氣上眉飛。此時要射三支箭，不免其間加小心。公子欣然重帶馬，摸弓就射掛紅繩。但見他，旋回寶馬不遲疑，開滿弓弦箭似飛。三尺青龍歸大海，一條白馬上清虛。穿花只聽風聲響，過樹惟看日影移。萬線綠楊飄綺綺，千枝紅杏映霏霏。雕翎過處紅繩斷，一片春風落錦衣。左右諸人齊喊叫，同聲喝采震清虛。

啊呀好了，這就是孟大人的姑爺了！我等快些道喜。

紛紛跑出側廳中，要向花亭賀孟公。樓上夫人親看見，春風滿映玉芙蓉。歡不盡，樂無窮，合掌當先向碧空。多謝上天憐念我，今朝賜此好乘龍。嬌兒嫁此風流婿，何慮他年不顯榮。可見婚姻前世定，應該招贅這英雄。夫人大悅言道好，飛風欣然帶笑容。喜壞佳人蘇映雪，嬌聲連贊好英雄。三枝羽箭無虛發，不枉千金絕世容。娘子在旁連贊歎，今朝喜得不成空。香閨小姐多洪福，神助姑爺膽略雄。如此才容真絕世，他年龍風自和同。一班侍女皆喧笑，齊下高樓去似風。三五成群談射箭，爾稱我贊亂哄哄。夫人婆媳同回後，治辦諸般莫細窮。按下內堂歡悅事，且談皇甫小英雄。疑眸一看紅繩斷，傳粉腮邊長笑容。

話說皇甫少華一見紅繩射斷，心中大悅，催坐騎接住宮袍。

將軍催馬上前行，接任宮袍面帶春。弓箭俱交家將手，虎身跳下戰鞍心。眉帶喜，面含歡，一壁披袍一壁行。金鱗纏身鱗片片，彩雲繞袖錦層層。桃花映面春風起，柳葉橫眉喜氣生。倍顯風流奇品格，更加瀟灑美丰神。上亭親手移交椅，欠體合歡叫大人。

請大人台座，待小婿少華拜見。

英雄言畢整衣冠，八拜深深叫泰山。多謝賜袍聯伉儷，從今二姓結姻緣。婿當歸裏家君曉，擇吉行盤大禮完。年少英雄參岳父，孟尚書，心中大悅急相攙。春風滿面呼佳婿，可喜朱門出後賢。三箭不空都射中，名傳四海果非凡。老夫弱女三生幸，得配風流年少人。今日結成鸞鳳侶，與尊翁，姻眷親家意更歡。就請前媒秦布政，執柯已定百年緣。老夫深愧冰清語，佳婿應稱玉潤言。荷感天公成巧合，一朝佳話萬年傳。老爺言論心中悅，挽起英雄把揖還。郎舅二人重見禮，詞林深敬小英賢。旁邊氣倒劉公子，坐不寧來立不安。眉頭怒氣重重起，面上紅雲隱隱添。暗暗叫聲吾好恨，恨不能，雙靴一跺剷龍泉。上前無奈稱恭喜，施禮連連告別還。司馬因知留不住，慇懃相送出花園。少華執手同相送，劉奎壁，怒目而觀上了鞍。翁婿相攜齊轉步，翰林微笑口開言。劉兄不怪無神藝，反倒生嗔帶怒顏。姊夫先前曾讓你，誰叫無力扯冰弦。婚姻也是前生定，此刻何須意不甘。相別忙忙騎上馬，世兄見識惹人嫌。尚書見說微微笑，少年人，出語傷人莫亂談。只為鄰人齊發笑，故而含怒不能安。諒來凡事皆前定，勿笑劉家藝不全。言畢入亭齊坐下，尚書回首叫排筵。家丁答應忙傳諭，頃刻廚司治辦完。下席相邀家將飲，上筵鋪設在花園。居中首位尊嬌客，主席相陪是泰山。翰苑嘉齡下面坐，花亭之內大開筵。但見那，錦屏開處見煙霞，雙裊芸香寶鼎斜。綺席初回金雀影，瓊觴已泛玉蓮華。綠煙繞座飄楊柳，紅雨飛簾拂杏花。細細風來憐粉蝶，融融日轉見歸鴉。名園春暖真無價，盡興方休意更佳。亭內方欣同飲酒，早見那，西樓窗外夕陽斜。

話說園亭內欣然歡飲，已至黃昏。皇甫少華即刻起身辭謝。孟尚書命二名本府家人執絳紗燈相送姑爺回轉。